

宋

史

九二

東

史

卷二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儀司上柱國錄事少卿樞密院學士領經筵事都總教脫等奉

勅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嬖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
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
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䟽爭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

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
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
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
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
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矣時躋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
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
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
鹽鐵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

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
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
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
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
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
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
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

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安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縉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叅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
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
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
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
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
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
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
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
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
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為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疑然不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灤何為者一葦可杭投簫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衡門之後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効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中